

第十二卷 第三十八期  
第二十三期

# 中外文學月刊

發行人  
編輯顧問

顏元叔 王靖獻 王夢鷗 朱立民 姚一葦 余光中 高友工 夏志清 葉維廉 齊邦媛 李歐梵 羅錦堂 劉紹銘 葉慶炳 袁鶴翔 胡耀恒

社長 宋美璿 總編輯 廖成浩 執行編輯 易鵬 業務經理 朱偉 業務助理 彭碧卿

出版者

中外文學月刊社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轉  
電話：(業務部)三六〇三一

三八八

印刷者

淵明印刷有限公司  
永和市成功路一段三巷五號  
田園書屋

▲訂戶敬請保留封套編號以便聯絡或查詢▼  
親友代訂折合新台幣，註明收件人姓名地址

國內零售每册新台幣八〇元

訂閱 { 全年新台幣 八五〇元  
兩年新台幣 一六〇〇元

郵政劃撥(二七六五)一甲 中外文學月刊社

國外

平郵 { 港澳地區美金 46元  
其他地區美金 53元

航空 { 港澳地區美金 59元  
亞大洋洲美金 65元  
歐美非洲美金 71元

請寄匯票或個人支票，受款者  
Chung-Wai Literary Monthly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證記登業事版出局聞新  
號〇四二三第字台紙聞新 號伍零貳第字誌台版局

• 版出日一月三年一十八國民華中 •

# 中外文學 目錄

第二十卷・第十期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三月

## 封面設計

王清祿

## 文學論評

《賣油郎獨占花魁》的喜劇藝術 4

胡萬川

飄浮的特爾斯坦：其傳奇衆版中的  
扭曲、不定義與延異 17

施樂笛原著  
(Claudia Kovach Smorada)  
陳志清譯

中國現代詩十四行初探 43

奚密

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面面觀 75

樊德樂原著  
(Helen Vendler)  
楊明蒼譯

《悲情城市》的聲音美學 130

羅瑞芝

巴赫汀、柴普曼、《寡婦之淚》 146

王儀君

文學創作

迪化街鳥瞰 93 陳 漠

The Tudoricas 102 紫面金僧

蛹 108 龔志青

非關白日 110 田運良

聳立，傾塌之前——建築之必要與不必要 114 田運良

失落的一天（小說） 116 徐錦成

取閒 158 劉釋眠

夢 159 孫維民

比喻 161 孫維民

遊戲 162 孫維民

## 《賣油郎獨占花魁》的喜劇藝術

胡萬川

### 一、

明末馮夢龍所編《醒世恒言》第三卷《賣油郎獨占花魁》（以下簡稱《賣油郎》）是一篇膾炙人口的話本小說，故事說的是南宋杭州西湖邊花月場中第一美女花魁娘子，爲知情識趣，有情有義的賣油郎感動，終於自己贖身，嫁給了賣油郎。

由於這篇小說將賣油郎知情識趣、體貼入微、善於幫襯的「有情郎樣貌」，寫得生動感人，因此歷來談話本小說的人，每每將該篇當作晚明時期「擬話本」成熟期的代表作，近來更出現不少專論該篇的文字。

雖然如此，有關該篇的各種討論或分析的文字，卻多半僅就篇中男女主角——即賣油郎與花魁娘子的身分地位，與他們相互之間的關係立論，對於文字技巧方面的問題，較少論及。實際上，該篇小說無論就文字表達或情節布局來說，都是一篇喜趣充滿的「喜劇小說」①。在傳統中國小說中，幽默諧諷的用語及情節，運用得如該篇一樣巧妙精緻的尚不多見，此因值得從這一方面來再加以分析。

## 二、

說《賣油郎》是一篇喜劇小說，不只因為該篇中的好男好女終成眷屬。傳統小說不論長篇短篇，多的是大團圓的結局，但可稱為「喜劇小說」的卻不多。《賣油郎》之所以是一篇喜劇小說，是因為全篇無論在文字表達或情節安排上，都十足展現了喜劇的意味。讀者們只要稍微細心自能體會其中的諸趣幽默。

這篇小說雖然寫的是以亂世為背景，流落江湖的兒女故事，但故事的主調卻並不在於男女主角的如何受苦。以女主角來說，她本是待字閨中的良家少女，只因逃避戰亂，而與父母離散，被人拐賣到他鄉外里，受迫為娼，這樣的遭際實際上是痛苦的。但是，在小說中關於這一亂離之苦的描述，卻只在於為以後故事的發展提供一個背景前提，用以說明何以如此一個好人家的黃花閨女，竟會流落煙花。小說的敘述重點不在於這個女孩子的如何受苦。即使在後來有關她被迫接客的一大段描寫當中，讀者們看到的也不是妓館非人一面的刻意暴露，更多的筆墨偏向的是尋常嫖客和妓女之間輕鬆的一面，以及一大篇鮮活有趣，明明是要人下海，卻又說是教人如代從良的「從良理論」。

從男主角方面來看，情形也大體類似。他也是因為戰亂，隨著父親從汴京逃難到杭州，然後被賣（過繼）給油行的孩子。後來又因為油行伙計的陷害，他甚至連油行也呆不住，被養父趕出家門。被賣、被趕，在舉目無親的地方，幾度幾乎流離失所，當然是苦，但小說卻也並不強調他的苦。其中的情節種種，似乎為的也只是介紹這一個賣油郎的出身。

小說敘述雖然不以亂離流落之苦為重點，但亂離世間的陰影，及其必然附帶而有的感傷氣氛，畢竟還是成了這篇小說的襯底。喜劇就在這樣的襯底下開演，故事因此免不了就稍微浸染著些許感傷。而也正因為如此，更點發出作品的基調，是諧謔幽默，而不是俏皮油滑。

## 三、

小說之展現幽默諧趣，大致可有情節布局與語言文字兩方面，而二者又相為表裏經緯②。任何一方面若稍有不足，喜劇效果都將受到折損。在實際的運用上，這兩方面的手法，有時也難以拆分。但是，為了方便將作品從這二方面分別討論，卻能使論旨更為清楚。以下即先從情節方面談起。

諧趣幽默的造成，往往來自情境的不諧調。所謂的情境指的是人與人、人與物或人與環境相互之間有所關聯所造成的狀況。不諧調的情境如果不造成實際的危險，或不會讓人引起危險的聯想，或者不挑起激動的情緒，就會產生諧趣。譬如說：胖大之人騎小車或小馬，就是一種不諧調，而且這種情況不會危險，也不會引起人們激動的情緒，因此這種不諧調就造成了諧趣。然而反過來說，一個小小孩開大車或騎大馬，雖然也是不諧調，不相稱，但是因為這種情形讓人覺得危險，沒有安全感，因此也就不會有諧趣產生。

又如胖大之人穿狹小的衣服，或者瘦小的人穿寬大的衣服，因為都不會讓人有危險的聯想，所以其中的不諧調，自然都能顯出諧趣。但是，如果有一個身軀瘦小的人，面對一座大山，誓言說要征服它，雖然也顯得不相稱，不諧調，但這並不讓人覺得可笑。因為以小抗大的對比，很容易激起人們悲壯的激情。

總之，造成諧趣的不諧調，必得是那種不會有激情、不會有危險聯想的不相稱，或者自相矛盾的情境③。

△賣油郎V篇中就有不少這一類不諧調的情境。

首先就從賣油郎「秦重」說起。本質上賣油郎是個純樸善良的老實頭，原本連這個世界上有「煙花行徑」都不知，卻是看到了花魁娘子，並探知她是煙花女子之後，就動了念頭想要嫖她一夜。雖然說實際上他已到青春年紀，見到異樣美女不免心動，畢竟這樣的念頭和「純樸」是有點不諧調。當然更有趣的是接下去的情節。他當時所有的家當本錢，合共是三兩銀，而花魁娘子的夜度資是一夜十兩銀，他的期望和現實之間顯然有著很

的距離。

如果換成一個存心不良的人，往下的情節一定不會幽默有趣，因為歹人爲滿足自己的想望，往往可以不擇手段，這樣一來事情就變成只是可厭可恨，而不是可笑或可愛。好在賣油郎是個純正的善良小官，雖然明知那個綺念，那個想望對他來說真的就像個「春夢」，和現實頗不相稱，但他還是終於立下決心：不顧現實的艱難，一定要想辦法達到目的。他想出來的方法是每日省吃儉用，一分一分的粒積，巴望最遲三年，快些可能只要半年，就可存下十兩銀子，嫖她一次。

一個身份卑微的年輕小伙子，面對著遠超乎他能力所及的目標，竟然能够勇猛果決不怕困難，自己立下長遠計劃，辛勤以赴，實在難能可貴，值得嘉許。但是，回頭一想，他如此苦心孤詣的終極目標原來只是爲了要「嫖一次」，不免教人莞爾。努力工作以追求理想是嚴肅的，然而這嚴肅的追求，對照著終極目的——嫖妓，一切未免就顯得有些乖訛，有些可笑，因爲那未免太不相稱。

接著的另一個現實是他只是個挑擔賣油的小販，在當時的社會裏，雖然不屬賤民階級，身分卻也十分卑微。而他下定決心要嫖的對象則是當時「富室豪家、王孫公子」奉爲上賓的「上等名妓花魁娘子」，現實上的身分是不配的。所以老鴇聽了他說要嫖花魁，直捷的反應是：「倒了你賣油的灶，還不够半夜歇腳錢哩！」後來看在十兩銀子的分上，老鴇終於爲他安排了一個會見花魁的機會，可是回到家時已醉眼朦朧的花魁，看到等在家裏的他，脫口而出的是：「這個人我認得他，不是有名稱的子弟，接了他，被人笑話。」枱面上的條件，卑微的小賣油郎和艷冠一方的花魁實在不相稱。

老鴇當初看在銀子分上答應爲賣油郎安排一次機會，但無論怎麼看，他都不像是個可以來找花魁的嫖客。爲了使他看起來像個「上等嫖客」，只好要求他事先，換件綢緞衣服，教這些丫頭們認不出你是秦小官。」懷抱著滿懷希望，他就到典當舖裏「買了一件見成半新不舊的紬衣穿在身上，到街坊行走，演習斯文模樣。」

這種場面，比起笑話書中的「鄉下人著新衣進城拜年」，還更令人覺得滑稽可笑④。這一個老實頭，現在

得穿著不適合自己身分的衣服，得裝出不像自己本來面目的形狀，天天到街上「演習斯文模樣」，好讓別人認不出自己——爲的只是想去將心目中的美人「擁抱著睡一夜」。

這「演習」雖然不像戲臺上的小丑，故意穿著不合身的衣服現出滑稽相，然而一種生硬扭捏卻自是難免。「演習」爲的就是要消去那可笑的「生硬」。

賣油郎的這些舉動，雖則有些可笑，卻更有點可憐。而正是藉著這樣的描寫，作者一方面爲我們活畫出一個情痴模樣，一方面又寓豐富的諷諧幽默於其中。

以上這一些可以說都是因爲將原來不大可能相干，或原本就不相調和的二者，給併扯在一起，因而造成不諧調，以致引人發笑。劉姥姥初進大觀園和「鄉下人著新衣遊城拜年」的笑話，都屬此類。

除了不相稱、不諧調的情境會引起諧趣而外，情節往讀者預期的逆反方向發展，尤其是緊張的期待忽然轉化爲輕鬆或落空的時候，也會造成諧趣⑤。

賣油郎經過苦心經營和長期的等待之後，老鴿終於給了他一個好消息，爲他安排好一個專屬於他和花魁的夜晚。對於這樣好不容易才等到的一個時刻，預期中的場面應該有些熱烈才對。

然而左等右等，卻總不見美人兒踪影。好不容易盼到她回來，卻已然是個醉人。當然，如果不是美人已醉，他當晚恐怕連夜就得給轟了出去。醉上加醉，模模糊糊的美人兒終於賭氣地往榻上睡倒。這情形實在出外他的意料之外。

然而接下去的情節才可能更出乎讀者的預料之外。由於美人兒已爛醉如泥，使得賣油郎不僅「未曾攪雨攪雲」，實際上是連「偎香倚玉」也算不上的。他整夜只是勉強和衣而臥，「眼也不敢閉一閉」，細心伺候著大醉狼藉的美人。而更特別的是不論在當時或事後，他都毫無怨言，他覺得只要能能够握在美人身旁就已心滿意足。這樣的情節發展，對於一般風月故事來說，實在有點出人意外，讀者預期的懸念，一下子爲之反轉落空。然而這種落空並不是失落，而是輕鬆。經而一想，更覺有點可愛，讓人不禁會心莞爾⑥。

同屬於這一類的情節，還有另一段。

話說後來花魁被惡公子拋棄郊野，正惶苦萬端，恰巧遇見賣油郎救扶回家。當夜花魁曲盡本事伺候他，之後對他說：「我有句心腹之言與你說，你休得推托。」花魁娘子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有若神明的，而今，就在她遭受惡人折磨之後不久，竟然說有心腹之言相付，而且特別要求他不推托。這時他的心裏一定是有點緊張的，讀者們讀到此，內心也一定起著類似的懸念，不知道美娘子有什麼要事。

他是很莊重的回了花魁的話：「小娘子若用得著小可時，就赴湯蹈火，亦所不辭，豈有推托之理。」如此嚴肅的承諾，讀者們或許以為花魁會提出什麼難題之類的，誰知道她的要求竟然是簡單明白，卻又甜蜜輕柔的四個字：「我要嫁你。」讓人心中心懸念頓時由緊而鬆，不覺一笑。

這便是篇中訴諸心理逆反應以造成諧趣的又一例。

#### 四、

本篇在喜劇手法之運用上，表現得更為精彩的語言方面。作者充分地運用雙關、仿擬、轉類、變格等修辭技巧，及適當地使用俚語、俗語、歇後語等，創造出豐富的幽默諧諷的語境，配合著情節的發展，使全篇瀰漫著精警智慧的諧趣⑦。

以下即按不同特性，舉例說明。

首先是前已提及的，賣油郎本錢只有三兩，卻要把十兩銀子去嫖名妓一段。這無疑的是一件難事，難事得想法克服。在此作者寫道：「自古道，有志者事竟成，被他千思萬想，想出一個計策來。」所謂的計策就是每日存一分錢，積久自能達到目標。

「有志者事竟成」是自古以來用以勵志的成語，指的是朝向人生正面目標的奮鬥。在這裏這個成語用得也

很自然順當，因為賣油郎面對的是一個難以達成的目標。然而有意思的是，這個對他來說頗為困難的目標，卻不是一般人所認定的光明正大的目標，相反的是有點不正經——嫖一次名妓。

這是將原本意涵莊重嚴肅的成語，降格使用於稍涉輕薄之處，表裏對映，自然造成一種嘲諷諷諷的效果⑧。

接著是賣油郎每隔一日就挑著油擔到老鴿家，借賣油為名，去看花魁娘子：

有一日會見，也有一日不會見。不見時，費了一場思想；便見時，也只添了一層思想。正是：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此情無盡期。

這一段文字將賣油郎的一片相思情寫得十分生動。然而更為有趣的是後來將白居易長恨歌中名句：「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稍作改易，借用來加強比喻、形容賣油郎心境的作法。表面上，這裏引用這二句詩中名言是很順當自然，但是稍微一想，卻又不然。

千古流傳的名言名句，不論是宗教的或世俗的，總會因時間的積澱，而有著超乎字面意義的承擔，進而成為人間事相某一象徵或典型的代表。「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長久以來，已成了代表某種典型愛情精神的名句。它讓人聯想到的是兩情相悅，死生以之，然而終未免有所遺恨的愛，就像傳說中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愛情一樣。

回頭看看我們的小說。這個時候賣油郎對於花魁娘子的用情，當然可以說已是情深意重，但是無論如何卻只是個「單相思」，因為對方壓根兒不知道有他這號人物。這情形離兩情相許、死生以之還有好一段距離，因此，這兩句詩的引用，就有點移重就輕，似假還真，似真還假，充滿了諧趣⑨。

後來，賣油郎積够了錢，去向老鴿求見花魁，老鴿認為他沒資格找花魁，對他說：

我家美兒，往來的都是王孫公子，富室豪家，真個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他豈不認得你是做經紀的秦小官，如何肯接你？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是劉禹錫陋室銘中的名句，代表的是多少讀書人（古代的士大夫們）的自許與自豪。而今，老鴇爲了說明她手下大牌名妓的不凡身價，特別標舉出與她往來人客的高貴身分，並且很自然的借引了劉禹錫的這一千古名言，同樣是充滿了自許與自豪。

這一名句的引用是自然而又貼切，然而正是如此的自然貼切，才更顯出那無比的諧謔，無比的幽默。原本是讀書人引以自豪、自慰的招牌，竟然如此輕易的就移上了妓女之家。

接著的故事是：既然妓家「往來無白丁」，賣油郎若要嫖，便得應老鴇的要求，裝得像個體面的人。於是他只好去買綢緞衣服，去演習斯文模樣。作者在此又用了隱含諷刺的諧趣之語，說賣油郎這樣做，正是：

未識花院行藏，先習孔門規矩。

「孔門規矩」所教何事？何以要識花院行藏，得先見習？不爲別的，只爲花院中這位名妓但接著起來高等斯文的客人，而必得稍微受過孔門規矩教化薰陶的人，才能够看起來像個高等的斯文人。因此這麼一句話，在敘述的表面層次上，便也順當自然而不突兀。然而其幽默俏皮卻已顯然。

以上數則用語，同樣的都是語含玄機，一語雙關，在語境上產生表裏不一，參差交錯的矛盾現象，因此而諧趣橫生。而其妙句之引用或嵌入，不論是在敘述的段落，或對話的場合，皆隨在自然，似水無痕，實是諧謔高手<sup>⑩</sup>。

## 五、

除上述雙關諧謔語的巧妙運用之外，這篇小說在其他幽默風趣的語用運用上，同樣的精彩。

首先談俚語、俗語、歇後語方面。俗語、俚語有些是鄙俗、粗魯的，但有些更是俏皮有趣，或輕鬆多味的，運用得好，往往能為作品帶來很好的喜趣效果①。

「賣油郎」篇是市井風情小說，這種小說能否生動感人，首要條件就是要看它能否妙肖市井人物的聲口，表現其特性。「賣油郎」在這方面無疑是相當成功的，而之所以成功，就在於它處處恰如其分的，運用了俗語、俚語、歇後語等，既表現了市井風情，更展現了幽默風趣。茲依次舉例如下：

1. 女主角被拐賣到老鴿王九媽家，九媽對她說：「你是個孤身女兒，無腳蟹」。

2. 劉四媽要說服女主角下海，對她說：「做小娘的不是個軟殼雞蛋，怎的這般嫩得緊」。

3. 劉四媽接著又說：「說你不識好歹，放著鵝毛不知輕，頂著磨子不知重」。

4. 劉四媽又勸她：「依我說，吊桶已自落在他井裏——掙不起了。」

5. 賣油郎存够了銀子，初次穿戴整齊拜望老鴿王九媽，那老鴿見貌辨色，早知他是要來嫖的，心想這小賣油雖然沒什麼錢，「雖然不是個大勢主菩薩，搭在籃裏便是菜，捉在籃裏便是蟹，賺他錢把銀子買蔬菜也是好的。」

6. 賣油郎向九媽說明要找的對象是花魁時，九媽有點生氣地說：「糞桶也有兩個耳朵，你豈不曉得我家美兒的身價？倒了你賣油的灶，還不够半夜歇錢哩！」

以上「無腳蟹」、「軟殼雞蛋」、「放著鵝毛不知輕」、「糞桶也有兩個耳朵」等數則，都是運用巧喻的俗語，在形容人物的特性及態度時，有著寫實鮮活而又逗趣的效果。

「吊桶落在他井裏」則是歇後語⑫。

「大勢主菩薩」的比喻，則是屬於「斷詞」的一種修辭格，這種修辭是運用大家比較熟悉的固定詞組，但卻只抓住其中一部分顏色、動感、字張等特徵明顯，而有較強烈刺激性的字眼，變格使用，以造成幽默新鮮之感⑬。

「大勢主菩薩」是佛教「大勢至菩薩」的改寫，但無論怎麼改寫，這兒卻已完全與「菩薩」的原意無干，而只是藉著「大勢主」這一詞組字面上的意面，轉格指稱「大氣派」或「財大勢大」的財主。

除了以上所述，其他變格比擬的敘述語句，也甚為有趣，如賣油郎帶著積蓄的銀子到老鴿家做客，老鴿心知他要找姑娘，就邀他進入客廳，「秦重為賣油，雖曾到王家整百次，這客坐裏交椅，還不曾與他屁股做個相識，今日是個會面之始」。

將「交椅」「屁股」等或物體，或人身上的某一器官部位擬人化，然後說他們像人一樣的「會面」，這樣子人與物便形成互代、混淆，而莊嚴與鄙俗也互相交融，事情變得滑稽可笑。

而後來惡棍吳八公子將花魁娘子強押上船，花魁大哭，吳八全不放下面皮，小說中說他「氣忿忿的，像關雲長單刀赴會，一把交椅朝外而坐，狼僕侍立於傍」，則可以說是倒反或降用轉類的修辭格，或者也可以說類乎「易色」，即將褒詞貶用⑭。「關雲長單位赴會」原本已成爲勇者無懼，或轉化爲見義勇爲的典型，在這兒卻用來指稱一個欺負弱女子的惡棍惡行，這就不僅是有趣，更是諷刺。

## 六、

除以上所言而外，一個人在遇到窘境時，能適度的自我解嘲，也常能化嚴肅爲輕鬆，產生諧趣⑮。賣油郎在見過花魁，動了綺念之後，一路上自思自想：

世間有這樣美貌的女子，落於娼家，豈不可惜！又自家暗笑道：「若不落於娼家，我賣油的怎生得見！」又想一回，越發痴起來了，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若得這等美人，攬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又想一回道：「呸！我終日挑這油擔子，不過日進分文，怎麼想這等非分之事，正是蠅營在陰溝裏，想著天鵝肉吃，如何到口。」

這充滿了謙退態度的自嘲，特別叫人覺得親切，又覺有趣。

而輕巧逗趣的對話之外，篇中適時出現的「掛枝兒」曲子挿詞，如「小娘子、誰似得王美兒的樣貌」，形容花魁娘子的義；「王美兒似木瓜，空好看」，則嘲花魁不接客；「俏冤家、須不是串花家的子弟，描述花魁對賣油郎的思念。這三隻曲子，不論是嘲笑或讚美，除了掛枝兒詞原有的輕鬆感之外，更有著或多或少的性的嘲戲成分，頗見幽默情趣<sup>①</sup>。

總之，這是一篇前後充滿著諧趣喜感的小說，而其喜劇效果的創造，不論就結構方面或語言方面來說，都能拿捏恰當，表現合宜，做到諷而不虐，樂而不淫的最佳喜劇境界，實在是傳統中國小說中難得一見佳作。

## 注 釋

- ① 這兒所指的喜劇小說觀念，不同於西洋文學傳統中的「喜劇」。西洋的傳統喜劇觀念，自亞里士多德以來即傾向於指稱以模寫較常人為差，為惡的一類人的故事，由於這些較差的人常讓人覺得可笑之故。西洋喜劇觀念參看；

亞里士多德著，姚一葦譯注《詩學箋註》，第二章及第五章，臺北中華書局，民國五八年四月二版。

姚一葦著，《戲劇論集》，臺北開明書店，民國五八年十二月初版，頁七四—九二。

Moelwyn Merchant 著，高天安譯，《論喜劇》，黎明文化公司，民國六二年八月，頁七十。

這兒所指的「喜劇小說」，是指以輕鬆、諷趣、幽默甚且嘲諷的手法寫出，而結局是大團圓的作品。這個觀點可參看：

② 卮榮本著，《笑與喜劇美學》，（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第一版，頁六一—六七。

③ 陳孝英著，《幽默的奧秘》，（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七月第一版，頁三八—三五九。

④ 拉爾夫·皮丁頓（Ralph Piddington）著，潘智彪譯，《笑的心理學》，（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五月第一版，頁七。

⑤ 胡范鐸著，《幽默語言學》，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第一版，頁四二。

⑥ 潘智彪譯，前引書，頁一〇七，選錄康德理論部分。胡范鐸，前引書，頁三十三，頁九十一—九一。

⑦ 高天安譯，前引書，頁十二，強調佛洛伊德已曾注意到不調和（incongruity）所導致的喜劇效果，尤其是努力與結果之間所形成的懸殊差距。

⑧ 胡范鐸，前引書，頁六一。陳孝英，前引書，頁三五九。

⑨ 這在修辭學上大概就是「轉移型」中的「降用」參胡范鐸，前引書，頁一五九，一六〇。

⑩ 這在修辭上大概是「干涉型」中的「殊比」，參胡范鐸，前引書，頁一六四—一六五。

一語雙關常常帶有諧謔成分，而本篇如上所舉諸例的用法，與中國傳統藉諧音來造雙關的作品，如六朝時以「蓮」喻「憐」之例，大有不同，倒是與西洋人慣常藉改古來名言之一音或一字，造成似是而非的作法。中國傳統雙關修辭，參看：

黃慶萱著，《修辭學》，（臺北）三民書局，民國六七年七月再版，頁三〇三—三二〇。

西洋改音為噴（pun），造諧謔雙關的手法參看：

喬志高著，〈海外「噴」飯錄〉，收於所著《美語新詮》一書，（臺北）純文學出版社，民國六三年十月初版，頁四七—六四。

⑪ 俱榮本，前引書，頁二四七。

⑫ 歇後語之諧趣意味的討論，參考：胡范鐸，前引書，頁一二六—一二八。

⑬ 胡范鐸，前引書，頁一五〇。

⑭ 胡范鐸，前引書，頁一五五。

⑮ 陳孝英，前引書，頁四〇四。俱榮本，《笑與喜劇美學》，頁六五。

⑯ 性的嘲諷是許多笑書的主要題材。市井小說中也常藉此描寫來造成喜趣。並參看：胡范鐸，前引書，頁一〇一。

# 飄浮的特爾斯坦：其傳奇衆版中的扭曲、不定義與延異

施樂笛原著  
(Claudia Kovach Smorada)  
陳志清譯

結局是真理的所在，因此是謬誤迴避的地方。如果謬誤無法破壞小說結局  
特統一性，它會嘗試使其變得無能。它試著使其無能，叫它作毫無新意。(吉  
哈特《浪漫的謊言》(Girard, *Mensonge romantique*) (頁三三四)。

吉哈特擔憂浪漫的批評家也許會苛刻地批評具有「循環式結局」的作品，他憂慮的方向其實不太對。就算  
先不管德希達(Derrida)駭人的威脅，更甚於「毫無新意」的指責，往往會加諸於那個嘗試遮蔽「超越的  
真理」的騎士身上。因為吉哈特承襲了以邏輯為優的傳統，因此他必須承擔他的推論上的謬誤。依此，細看吉  
哈特的論點，也許可發現一個不幸的 *Petito Principii* 例子，即「老繞圈子」。這種惡性循環一點也不能把  
思路往前推展。但是，小心的研究海德格所謂健康、有用的「詮釋循環」——正如馬樂伯(Robert Magliola)  
解釋——「詮釋預存了解」(頁一七七)，這卻可能支撐了吉哈特的觀點。

以德希達的觀點看，這種辯解已模糊了對語言主要課題的哲學討論，也證明這系統存在著根本的缺點。德  
氏宣稱，決定遊戲規則的「邏輯」(Logic)，不斷地把思考者帶進迷離境界，因為語理(Logos)是一種迷  
思(myth或作神話)。德氏認為，語言無法脫離孕育它的週遭環境(Context)。德氏與他的前輩胡賽爾(